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傾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持戒部第二此別三部

述意部第一

勸持部引證部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獵都無制鎖浮囊

頃二

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兇黨更相扇動備造讐瑕無慚無愧不羞不耻日更增甚轉復沉浮似若草薙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遍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遷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歿命得

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

兄極爲困急賣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  
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  
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旣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間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  
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歿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即說偈  
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徒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積二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三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  
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  
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  
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  
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  
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  
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  
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  
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  
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

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  
者於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  
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  
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  
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  
離瞋恚善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  
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  
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  
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  
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  
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  
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  
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

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湧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

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令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旣授板已干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

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  
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  
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  
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  
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愿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

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類二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

更過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

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

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

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  
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  
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鴻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  
珠既見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  
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願二 要當值此苦 入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為鵠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懈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劫  
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  
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  
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  
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  
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  
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

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燒從旦被縛至於  
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  
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劔林棘聚 願二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  
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麞鹿禽獸等　爲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暴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擗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  
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  
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  
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犍子等

遣人往着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  
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  
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爲尼犍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慚愧爲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  
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二  
如林爲火焚　犧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呢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是獸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盡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牯尼尊盡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幷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蹬

生天之梯蹬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

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牯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略引二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頓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

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灾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勑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兒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屠者驅猪百

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訖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官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墮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

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  
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  
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  
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

當開皇之末年也

右二驗出  
唐高僧傳

十三

忍辱部第三

頃二  
此別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  
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  
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援爲先菩薩  
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  
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  
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

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  
傷惡逆甚於鴉梟含毒逾於蜂蠻所以歷劫  
怨讐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

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終於  
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  
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

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汝廣說其事

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  
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  
去來行住坐卧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  
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  
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  
頃二  
十四

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

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

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

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子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

成論云行慈心者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

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傳二若得人惠臺鬟已上皆當呪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

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

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内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

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厭

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俗情欣慕高志專

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旣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補二

十六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比池水涸竭親友必

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嚙一木我等各嚙一頭將汝著大水處嚙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嚙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嚙龜去鴈嚙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應毀反譽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勑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

曰澡盤取水爲吾洗足羅雲受教爲佛洗足  
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  
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  
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  
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  
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  
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  
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  
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  
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  
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  
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  
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  
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  
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

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  
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  
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  
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  
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軟脆中箭  
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  
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  
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不恐中箭常以誠信度無戒人  
譬如象調伏可中王乘調爲尊人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  
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

門家乞食恪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舍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銅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苦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冤神更受含毒躰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

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冤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捷連住耆闐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

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  
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  
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  
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  
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  
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爲大德大力此鬼  
若以手打着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  
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  
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捷連共相慰勞時世  
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  
羯利時有仙人號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  
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

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  
內宮諸女爲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  
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  
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爲說欲之過所謂諸  
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

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  
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  
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  
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  
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  
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  
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  
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  
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  
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

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

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今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見聖

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音釋

領三

三

轡勒轡兵帽切勒歷德切驃丑郢切儻瑕儻去乾切瑕胡加革莖華特郎擊丁切  
沸方味切衝尺容切艾五蓋切  
烈療治力嘴切沮慈呂切赫明盛格擊切  
也也切歿莫勃切爆北教草切  
薩婆若薩婆若切

溷也越毒丑切而詳  
切朝恆蟲戒仍致蓮  
菌心其也切尺而目切  
蟀動季蠻古例切漸  
蛇莫也切蠻古例切名  
名朗撮惡猛八鵠魚乞  
切蝮活也切踞鵠赤脂  
蟲方六也切麇御切鵠惡  
也切鷙聚日羣惡鳥集也  
驚五食祥物鳥名古障  
也各食食吏切跳堯譎  
切之切徒也以超弔蠭  
也切道登也古曉北旋洞  
也涉獲也曉智若爾者  
也之也切水過涉瓜切  
打薺忽郭切薺謨交切  
香草也切薺牛也切  
也佇立也切梯登也  
也遏止也切梯登也  
也過也切梯登也  
也馬也切馬馴也  
也剥也切剥也